

## 五行缺土：话剧《老柿子树》的悲剧性分析

何瀚

作者赐稿

-

编者按：作者何瀚工作于甘肃省兰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

由剧作家张明与杨小文合作创作的话剧《老柿子树》，其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的：

1939年至1949年，正是中国革命风雨如晦的年代。在甘肃陇南山区，一户李姓人家也随之经历着家庭的变迁和悲欢离合。“娘”中年丧夫，独自拉大金德、木德、水德、火德四个儿子。然而金、木、水、火注定有着不同的命运。老大金德敦厚孝顺，却稍有智障，老二木德和老三水德都参加了军队，却是国、共不融、兄弟殊途，娘最心疼的老四火德在山里成了一方土匪。娘不能识文断字，却心思豁亮有自己做人的道理，她不懂革命、政治，只期望儿子个个“走上正路”。于是，土匪火德成了娘心中最大的心结，老柿子树下的月夜见证了娘为人的信条：宁要一个残废的儿子，不要一个土匪的恶名，宁可痛彻娘心，不能辱没李氏的名节；为了儿子金德的婚事，她多年操劳，省吃俭用，甚至在儿大婚之日，可以硬起心肠将媳妇五花大绑压入洞房；当嗷嗷待乳的孙儿交付年迈的娘时，她和着血和骨髓养写成一方传奇……娘以自己的坚韧、倔强固守着这一片古朴的家园，在每年落柿时节，将对儿的牵挂、惦念都捏成那一枚枚浓郁的酒柿子，在树下说着念想。

国民党军官木德与地下党身份的水德，他们血脉相连，却必须刀锋相见。然而儿行千里，永系家园。当殊途的儿子回归这一片热土，当他们同扶一把耕犁，当他们脱却军装再次亲近养育成长的土地，那一缕香醇的土地的气息让他们再次携手，同归土地的儿子，永不改变。

剧中，能将李氏文化——道来的三爸，深厚正直；饱经波折的白翠翠，发人同情；当地乡坤张老爷自私圆滑；保安大队李队长阴险狡诈，他们使整剧更加生动、丰满。而四个性格迥异、却都深爱着母亲的儿子们，如同这老柿树下永不断竭的根脉，血肉相连，与娘一同谱出一曲生命的悲歌。

该剧自 2003 年由甘肃话剧院排练演出以来，受到各界的好评，获“第十一届文华编剧奖”、“第十一届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”、“第七届中国艺术节观众最喜欢剧目奖”、“文化部第十一届文华奖获表演奖”等许多奖项。也成为了甘肃话剧院的保留剧目。

我这里要分析的，是该剧的悲剧性的几个方面：

### 1、“兄弟阋于墙”与未来历史的新道义：双重悲剧下的李木德与李水德

首先，对于成年后的李木德与李水德个人而言，他们的悲剧性在于：他们都是阶级阵营异化后的存在，虽然阶级阵营不能一概而论。但还有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他们都是“娘”的儿子，都是“柿子梁”这片土地养育长大的，在归于一个阵营以前，他们是没有成分区别的，但这也正是他们另一重悲剧：异化后的他们，对于一个群体而言，都远离故土，他们最后都成为了无根的浮萍。这就是他们的悲剧的双重性。

“兄弟阋于墙”是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的，在个人的悲剧性中，他们针锋相对，互不相让，各自为营，你死我活。这一切对于“娘”来说，都是无法理解、不可原谅的。但他们遵循的都是各自的历史的新道义，他们都深信不疑自己的选择，这就是悲剧性，是悲壮的，是感人的。正如李木德所言：

“……就算前面是大海，我也只能，跟着跳下去了。”

至于判断，我们仍旧交付历史。

面对“土地”与“娘”，没有你死我活，只有此消彼长；面对被遮蔽的历史，发现高于判断。历史的更高道义在于：当关于政治的、经济的等的附着于人性的暂时属性退去后，留下来的关于人的本质属性，仍旧是关于爱恨情仇等的千古不变的属性。这也是《哈姆雷特》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以及莎士比亚不朽的秘密，也是观众一再走进剧场与被感动的理由。

### 2、“正”、“邪”归于“死”：火娃与娘的冲突

李火德说：“娘还是不让儿进屋。”是的，“娘”怎么会让儿进屋呢？在“娘”的眼中，一个土匪儿子是有辱家门的，是不符合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的：做什么也不能做土匪，干什么也不能为娼。所以“娘”才会拒绝张老爷送的匾，所以“娘”才会宁愿要个残废的儿，打断儿子的腿。

但现实总在逼良为娼、为匪。其悲剧性在于，并非他们所愿。所谓的“正”与“邪”，也就大打折扣。但事情总要有个归结，冲突的解决，都不是

双方所能的，悲剧就在这里，悲剧也出现了：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性作用了。面对自我无能为力而又不能违背伦理道德判断的命运，一切都归结于了“死”。“李队长”也只是历史混乱时期历史以“恶”的面目行使自己权利的一个“变态物”。

### 3、美丑面对生活的现实“和解”：白翠翠与李金德的姻缘

看看老祖宗吧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当然，这对于以农耕为主的古老中国而言，自有它一定的合理性，“无后”或“少后”，都意味着生存状况的更为艰难，同时，这对于一个宗法制的社会而言，也意味着没有未来。

“娘”一样也在这个伦理道德圈中。所以她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为自己的“傻儿子”娶一个媳妇，而且要娶一个“柿子梁”最漂亮的媳妇。

“娘”的这个愿望能实现么？能，因为“六十六块大洋”。但紧跟着这个“实现的愿望”的，是失落！最后是人去财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儿子是傻子？因为媳妇太漂亮？是，但也不全是。

儿子是有些傻，但这个“傻儿子”有时却被“聪明人”更聪明，因为他懂得要的是人的心。而现实中很多的聪明人，往往不明白这一点，或者说，做不到这一点：对于美，人皆有欲，但不懂得放弃，而恰恰是这个傻子做到了。

媳妇是很漂亮，但媳妇逃婚的理由是：“我不爱你！”

所以丑的（李金德）与美的（白翠翠）不能结合。这是现实。

但也同样是这个现实，还要让他们“和解”。“和解”的机缘在于开始李金德的“放”、在于白翠翠出逃后的现实遭遇，生活教育了人，让人重新理解了什么是“爱”。

但这桩姻缘，就其本质仍然是悲剧。只不过这个悲剧是以一个圆满结局作结的。为何？因为“和解”的双方，“就人物而论，他们是有死、有伤、有残的。”

### 4、整体性悲剧的根源：五行缺土与土地的无量包容及人性构造的缺失

“缺土”，其实也即意味着人性构造中的缺失。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的屈辱史，一方面将国人的眼界强行打开，另一方面，国人的自尊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国人对西方文明，大致是抱着既爱又恨的心态的。这一方面使传统的关于既成的人性构造受到质疑甚至被一再抛弃，另一方面是，事实一再在告诉国人，黄皮肤的国人永远也不会成为白皮肤的西方人。当自身的文化之根

不复存在，也即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，当下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新反思，正是国人重塑自身的反思。对传统的重新寻找、不再盲目步西方的后尘，免除“舅舅不疼娘不爱”的尴尬，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，就是一部仁人志士寻找民族自强、自尊的历史。血雨腥风、苦难艰难、风雨飘摇中挣扎与反抗的各色剧中人物，正是历史的缩影。

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关于人的规定性被打破之后，“东施效颦”而不得之后，“五行缺土”就不单单是一个文学命题，更是生存命题。悲剧的整体性根源，也正在这里。好在土地是无量包容的，正如剧中三爸所言“……人世间土是至低至贱的东西，你踢她、踩她，冲她唾唾沫，把你能制造出来的所有脏东西都丢给她，可土呢，照样生长万物，养育万物，这土呵，就是咱人的娘……”，正是在这里，传统显示了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一面，也是我们要重新挖掘与发现、寻找的一面。重新构造国人之为人的属性，当是剧作家的追求。

#### 5、一点补充：排练演出的重新发现与损失

该剧在甘肃话剧院重新打造作为精品保留剧目的过程中，有诸多可取之处：比如对对立着的不同人物的刻画，走出了以前的定势思维，也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今天观众对于历史的认识，脱离了非此即彼，展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，也更接近历史真实；此外，重排中编剧、导演、演员等重新讨论剧本，重新认识剧本的本意，对话剧冲突与人物语言也重新体认，这样，就更能展现剧本的深意与文化内涵，同时也斟酌采纳以前演出中观众的反馈意见，使演出更具有了剧场效果。

但是，此次重排中，也由于一些客观或主观的原因，也有所损失。比如，去掉了原有的画外音，这对整体话剧的效果，恐怕也不能不是一个损失吧。话剧归根结底，无论动作也罢、冲突也罢、情节也罢，主脑还是语言，语言是话剧的灵魂，离开了语言，话剧的一切都将是无根之源，而在这个话剧中，画外音的存在，或许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。当然，话又说回来，“存在的就是合理的”，话剧最终是要接受观众的检验的，这个判断的正误，就留给观众吧。